



案案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茜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少时遇良师

在说10岁小学生缪可馨跳楼案之前,赵医生先说说自己的经历。中学语文成绩不及数理化好,文理分科时选择理科,看了相关缪可馨事件报道,想查找更多信息,拼音输入“liao”却怎么也找不到“缪”,直到用手写才知道读“miao”,由此可见语文功底不扎实。

但却喜欢写作,追根溯源是小学的一次作文竞赛,给了我极大鼓舞,暗合当今赏识教育理念。命题作文“我为xx做的一件事”,赵医生从小就惯会记流水账,写把自家米汤端到班上装黑板(米汤浆过的黑板,粉笔写上去滑顺字迹清晰,这种方式还有多少人记得?)。

这样一件小事被我渲染起来,夏天的正午,天热没关房门,上学前,把米汤盛在碗里,正小心翼翼端着,平时一起上学的小伙伴,莽撞地冲进来喊我,于是心一惊手一抖,米汤洒出来泼湿了手背。然后两个小朋友一起把米汤带到教室,一起用抹布刷黑板。

居然得了奖,奖品是个笔记本。当年我的小学语文老师,她说这篇作文最好的部分,就是米汤洒出来那段文字,细节描写得好,让事件极具真实性(天地良心,我真的做过这件事)。这样的评价无疑给少年极大鼓励,虽然没走上靠文字吃饭的职业,到底在几十岁后都要捡回写作的能力。

再讲讲儿子的情况。小学时他写作文:葡萄藤像走迷宫一样绕来绕去。我觉得这句子挺好,然而语文老师批改时划掉

了“像走迷宫一样”,只留下干瘪瘪一句:“葡萄藤绕来绕去”。儿子不喜欢作文,大概因为得不到老师的认可。但他一直喜欢电子产品,那是因为机器人老师喜欢他,而且参加机器人大赛得过奖。

列举咱娘俩的事,是因为我不是教育专家,缺少深刻的理论知识。只能从自身的经历说明一点道理:人一辈子,每一天每件事,零零总总就是人生总和,总有些事有些人,会让你记忆深刻,甚至改变人生轨迹,好的或者坏的。很不幸,缪可馨遇到了一个极不地道的老师,短暂人生戛然而止。

几年前栽了一株五叶梅,多年生,花开后结黑色小籽。第二年老枝上长出新芽,种子也生出许多新苗,老枝极耐旱耐热耐病虫害;然而新苗很难长大,看着发出许多芽,能长大的就一两株。养花人经验,小苗不容易养活,长成大苗后就好养多了。越幼小的生命越需要保护。

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,家庭和学校是主要场所,父母和教师对孩子身心发展影响最大。老师经常在家长会上强调:孩子对你们是唯一,班上几十个学生,对我们只是几分之一。这是一句大实话,也是给家长的警告:这么多孩子,不可能面面俱到。所以聪明的家长就会使用特殊的方法,希望自家孩子得到更多青睐,至少不能得罪老师。于是就出现缪同学跳楼后,还有那么多家长给老师点赞的怪现象。

现代心理学把人们的心理问题追溯



到童年,孩子的认知能力尚弱,心智还不健全,成年人的行为可以左右孩子对世界的认识,积极的或是消极的。一位心理学家说:幸福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,不幸的人一生来治愈童年。所以小学教师在孩子一生长成的过程中,具有巨大的影响力。

你可以不爱,但不能伤害,这是做人的底线。曝光出来被老师批改的作文,划掉所有用于修辞的定语状语后,只留下干练的主谓宾,依然语句通顺、情节完整,不得不佩服老师的精明,接下来顺应当今形势,给10岁小学生作文批注“传递正能量”,全盘否定孩子的作文水平和内容,用成年人道貌岸然的手段,击垮了孩子脆弱的防线。

在众多职业需要分组时,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总是被分在同一组里。医生面临的是患者呻吟之声,教师面临的是学生求知欲望,这最能激起人类的恻隐之心和助人之意。所以赵医生对教育领域发生的事件,常常是心有戚戚焉。

医生维护身体,教师维护思想,本该是受尊敬的两种职业,现今却倍受诟病,其中缘由也是渊长。但这两个职业,一个关系民众身体素质,一个关系民众思想素质,都是民族存在的根本和未来的希望。

小学阶段是形成良好习惯和健全人格的重要阶段,小学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对教师的要求,为人品德大过授课水平。人生第五大幸事:少时遇良师。赵医生就是这样幸运。

高考的门

□李晓

高考是一道门,一道命运之门。

高考是一道门,一扇记忆之门。

今年高考,因为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延期1个月,与我34年前的那次高考时间,再一次意外重逢了。

这些年,每年到了高考季,我就在梦里做高考题。最让我焦虑的是,差不多每次做的都是数学题,往往是梦里铃声一响,我的卷子还是一片空白。

按照弗洛伊德《梦的解析》,在梦中参加考试,这是日常生活压力得不到缓解,溜到梦里来排遣了。

去年高考,我和记者朋友去考场外采访,看见考场外等待的家长,黑压压的人群,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眼神,都是一个关于高考的故事。

我这样一个中年男人,又怎能忘记那年高考经历,它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。

1986年的天空,我总觉得是灰蒙蒙的。那一年,我17岁,与7月的高考就要相逢。

这一年的年初,为我们家作出了毕生贡献的一头老母猪,突然就死了,它下的猪崽卖掉以后,是供养我在县城中学住读费用的主要来源。

周末回家,妈望着我说:“娃,你不要背思想包袱,妈就是把泡菜坛子卖了,也要供你上大学!”

妈对我上大学的期望,从她额头上早早爬满的皱纹就可以看出来,每一道皱纹里,都隐藏着我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足迹。那一年秋天,我家丰收的稻子在田里沉甸甸地垂下头。我吃着我妈种的粮食,突然

也对这片世世代代供养我家祖宗的土地,有了一种强烈的厌倦。

我在山梁上的星空下起誓:我要考上大学,走出村子,把妈也接到城里去生活。

1986年的高考,首先还要经过预选,我入选了。一到5月,县城中学的高三教室,早已弥漫分别的气味,同学们开始在各自的毕业留念簿上轮流写下催泪留言。3年相处,或许平时是漫不经心的,但一到毕业季,情感就发酵得如此浓烈。

校园的清晨,我在为大西洋的暖流流向、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的分布而绞尽脑汁时,林子里的蝉鸣就早早开始了,它扯着嗓子忽高忽低地长鸣,也不知道它是美声还是通俗唱法。

7月的高考,还有一周了,我回到村子里的家。我蹲在山梁上,远远望去,我家那寒酸的土房子,就如打在山脊上的一个老补丁。我似乎感到,等我离开村子去远方上大学,它就要成为我天幕下记忆里的旧日影像了。

“跪哇,你跪下去呀!”堂叔在山冈荆棘丛中,扒开藤藤蔓蔓现出几处瘦弱的土堆,那是我家的祖坟,堂叔令我面对它们下跪求保佑,保佑我高考顺利。我跪下了,那一刻,我灵光乍现,似乎看到从天而降的祖宗们,托举着我走向高考考场。堂叔在坟墓边对老祖宗们喃喃咕咕,等我这个侄儿考上大学有了出息,就拿钱出来为祖坟立碑修缮。

我从山冈上回家,我妈也端着一只钵子刚好回来,钵子里,是一只杀了的鸡。她端着钵子,一步一步走到6公里外一个叫九道

拐的山崖下,那里,有一个石菩萨。我妈一直信这个,她说我10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,就是去那里焚香叩拜,我的病才好了起来。

1986年7月7日,那天是农历节气中的小暑,星期一,上午阳光如瀑,下午大雨滂沱。上午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:树木、森林、气候。真是祖宗保佑,我发挥得不错。我堂叔就是一个山里的植树人,他30多年种下了上千棵树,我觉得,在村子上空的积雨云里,就有我堂叔的一份功劳,因为树木越繁茂的地方,雨水往往就越多。我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下的作文。

我妈把被子也给我准备好了,那年我报考的学校,在北方。妈说,那边天冷,被子得厚一些。

在8月轰隆隆的雷声里,我的大学梦碎了,我以29分之差与大学远离,北方的那所大学校门,朝我蓦然关闭,命运的方向盘,把我再次猛地打回了村子里。后来我妈才说,她在追那只去拜菩萨的鸡时,栽了一个趔趄,她说那是一个不好的预兆。

夕阳真如血,照耀着我在山冈上徘徊的孤单身影,最后,把我吞没下去。我回到家,土墙上排列着一把锄头、一把镰刀、一把铁锹,妈轻声说:“娃,这是你叔去铁匠铺给你打的。”

34年的漫漫时光过去了,高考,成为时间重量的一部分。2020年,这个特殊年份的高考,祝福全国1071万名高考学子,从容跨过这属于你们的命运之门,无论泥泞之路还是坦途大道,都从容面对未来人生。